

『北极战略专家』维护国家利益

——俄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科罗廖夫上将其人其事

美国航母的“禁地”

对俄罗斯而言，它在北极拥有地缘优势，因为北极海域呈长条桌形，南端的俄罗斯处于最靠近北极点的位置，而美国则偏居东端，加拿大处于北端，冰岛处于西端，挪威、芬兰、丹麦（拥有格陵兰岛主权）则位于西南端。可见，俄罗斯在北极的地缘优势，使其保持北极军事优势的成本要相对低廉。在俄罗斯北极战略中，海军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海空作战平台的独立攻击范围已达 500 千米，如果新一代 885M 型攻击核潜艇服役后，其攻击威慑范围进一步扩大到 5000 千米以上。

在俄海军总司令科罗廖夫看来，北冰洋多数水域属于俄海军的优势控制区，这导致美国航母难以在此活动，因为可供航母战斗群部署的海域必须有大于 1000 千米的纵深，否则难以规避对方侦察。特别是俄罗斯一侧的“北极腰带海域”，属于俄罗斯版图的岛屿星罗棋布，导致航母缺乏隐蔽空间。俄海军完全可以准确把握时机，随时对受到严密监视的美国航母战斗群进行“饱和攻击”。事实上，俄海军策划“水下导弹齐射”演习，一大目的就是展示其强大的隐蔽突击能力。

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介绍，以科罗廖夫为代表的军队高级将领，已设计出完整的北极防御体系，它依托北极群岛的侦察防御力量和本土北极沿岸的海空突击力量。北极群岛的侦察防御力量平时确保对俄主权岛屿的实际控制，战时承担观通保障，抗击和迟滞敌方进攻，同时为反击力量提供支撑。本土北极沿岸一侧强大的海空力量作为战略机动部队，平时保持连接离岛与本土的通道畅通，战时对敌方海空力量实施歼灭性打击。

亲密战友，萧规曹随

自 2012 年普京第三次出任俄罗斯总统后，他高度关注北极战略，在挑选海军领导时非常注意对象有无在北极服役经历。俄罗斯《观点报》透露，科罗廖夫及其前任海军总司令奇尔科夫都来自北方舰队，曾作为基层舰艇指挥员长年进出北极水域，对那里的情況非常熟悉。今年 3 月，奇尔科夫因健康原因向国防部递交辞呈，他推荐的继任者就是北方舰队司令科罗廖夫。

前俄国防部官员科马里齐称，奇尔科夫和科罗廖夫是一对“黄金搭档”，“俄海军总司令部在 2012 年迁到

3 月开始，美国和北约在北极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这对志在夺取北极优势地位的俄罗斯形成巨大压力。作为回应，俄国防部计划在北极地区进行 25 年来最大规模的发射核导弹试验，届时俄海军核潜艇将从水下连续发射多枚“圆锤”导弹，显示“饱和攻击”能力。

与此同时，俄罗斯海军加快北极地区军事设施的建设步伐，以便完善整个北极的战略布局。军事专家认为，俄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科罗廖夫上将在俄罗斯北极战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圣彼得堡后，为了协调国防部与海军之间的关系，两人进行了分工，科罗廖夫呆在圣彼得堡总部，具体落实国防部的指示，监督俄北方舰队的战备训练情况，而奇尔科夫主要协调海军与国防部及其他军种的关系，确保国家对海军的扶植政策保持稳定”。据悉，今年 4 月科罗廖夫正式出任俄海军总司令后，他原来所担任的北方舰队司令一职由叶夫梅诺夫中将接手。

俄军退役上校利托夫金表示，科罗廖夫将会延续奇尔科夫时代的海军政策，重点强化北极地区的战备部署。据悉，俄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将获得更多的 955 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和 885M 型攻击核潜艇，这些“水下猛兽”非常适合在北极冰盖下隐蔽活动，对美国和北约构成巨大战略威慑。据俄国防部红星传媒报道，俄军总参谋部已建立独立第 80 北极摩步旅，并在

新地岛部署防空部队和米格-31 截击机，这些力量与俄海军实现密切协同，可在北极遂行高强度战斗任务。

俄军事科学院教授科久林指出：“按照莫斯科的主权声索，未来可供航行的北极航线大部分贯穿俄罗斯领海，令其他欲在北极大陆架分得一杯羹的国家无法在该地区开展积极行动。但这种主权声索必须依赖海军力量的支撑，如果没有海军常驻，我们对领土的完全控制就无从谈起。”

既懂作战，又懂生活

具体到科罗廖夫本人，他出生于 1955 年，1977 年从海军学校毕业，分配到苏联北方舰队的潜艇上服役。经过 10 年锻炼，1987 年，科罗廖夫当上 K-488 号核潜艇大副，3 年后升任 K-387 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艇长。2002 年，科罗廖夫升任俄北方舰队主力兵团——第 12 潜艇战役分舰队司令。

2009 年 8 月，科罗廖夫出任北方舰队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当年北方舰队在他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所有年度训练任务，不但实施了大西洋远航勤务，还在极地水域发射了洲际导弹，包括科罗廖夫在内的多名官兵因工作出色荣获勋章。2011 年 6 月 23 日，科罗廖夫正式接手北方舰队司令的重任。正是在这一年，俄军“新面貌”改革进入“深水區”，海军四大舰队从原来只接受海军总司令部的垂直领导，转隶为新的联合军区管辖，像北方舰队就隶属于新成立的西方军区，舰队功能也从原来的战略战役集群变成隶属军区的战役兵团，舰队司令的角色也从过去的宏观领导转变为具体组织指挥。科罗廖夫有着丰富的基层指挥经验以及扎实的专业技能，符合改革后的新军区对兵团级指挥员的要求。

科罗廖夫不是“只懂作战，不懂生活”的将领，他深知部队官兵的疾苦。近年来，由于俄罗斯各地房价上涨厉害，住房问题成为困扰官兵的头等大事，2011 年 11 月，科罗廖夫在北方舰队网站上发表文章，承诺舰队将严格遵照规定分配军官住房，他还多次组织军官、军属代表和主管部门官员的联席会议，他公开喊出“舰队没有被愚弄的排队者”的口号，强调“公平、公开”的分房原则，这一举措使科罗廖夫在俄海军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雷炎



环|球|军|情|

为了打击中东极端组织 美军出动“老爷轰炸机”

4 月 9 日，美国空军在卡塔尔乌代德基地部署 B-52 战略轰炸机，美军将其用于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此次部署的 B-52 承担之前由 B-1B 轰炸机执行的任务，此前在美军针对 IS 的空袭中，B-1 仅承担了 7% 的任务架次，但投放炸弹量却占到总数近 40%，威力可见一斑。但由于 B-1B 需要回国翻修后，美军遂调派服役已达 60 年的 B-52 参战，希望保持 IS 分子的“军事高压态势”。据悉，绰号“同温层堡垒”的 B-52 轰炸机既可发射巡航导弹，也能临空投掷炸弹，是美军的“多面手”。

印度拟采购美国无人机 提高海洋监视侦察能力

4 月 8 日，印度军方人士披露，印度国防部正与美国商谈购买 40 架“掠夺者”军用无人机，提高海军的监视侦察能力。路透社援引印军官员的话称，由于印美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印度采购美国武器的限制开始解除，“掠夺者”无人机一旦落户印军，将显著增强其海洋监视和侦察能力，该机可连续飞行 35 个小时，最高飞行高度为 7620 米。巴基斯坦军事专家伊贾兹·海德尔说，鉴于印度的“军事威胁”，巴政府肯定会对美国展开游说，反对对印出售军用无人机，因为那将增强印度军力。

德国拟出台新征兵法案 防止极端分子混入军队

德国国防部计划于 4 月下旬提交新的征兵法案，目的是加强对入伍新兵的身份核查，防止具有极端思想倾向的“危险分子”混入军队。根据法案，所有新兵在入伍前必须接受身份背景调查，此前德军只对分配到涉密岗位的新兵展开相关调查。德国议会负责军队事务的专员巴特尔斯说：“那些寻求武器和军事技能训练的极端分子，希望从德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些人对我们构成切实危险，我们不能有半点疏忽。”德国反恐部门称，有 29 名前德国士兵参加极端组织，眼下正在中东作战。

军情分析

不久前，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边境纠纷变得关系紧张，双方都向边境地区增兵，一度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据俄罗斯《独立报》披露，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前苏联遗留的水利设施的归属。事实上，围绕国际河流用水量的争夺，已成为多个中亚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美国中亚问题专家艾丽卡·马拉特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不允许邻国利用上游大坝截流河水，而位于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不甘示弱，频频举行军事演习，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的水利设施。美国《纽约时报》声称，展望未来，中亚最重要的资源也许不是石油，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水。

边界纠纷掩盖“真相”

俄罗斯《独立报》称，3 月 18 日，约有 40 名乌兹别克斯坦士兵在两辆 BTR-80 装甲车掩护下，进入

与邻国吉尔吉斯斯坦有争议的阿拉布卡地区，随后乌安全人员采取限行措施，禁止吉国公民入境。作为回应，吉军也向该地区派遣数十名军人和装甲车，并宣布在 3 个边境检查站对乌国公民实施限行措施。吉国一些组织甚至呼吁政府对乌方采取“军事反应”。为防止局势升级，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紧急介入，经过多天谈判，乌吉两国同意让各自军队脱离接触。

俄罗斯专家亚历山大·科尼亚泽夫表示，此次冲突根源是位于乌吉两国交界处的阿拉布卡水库，乌国认为这座关系到数万国民生活的战略设施应当属于自己，因为 1941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动用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资金修建该水库，在苏联解体后，乌国多次主张对其享有主权。可是，阿拉布卡水库是建在吉国境内，后者当然不会允许自家国土上出现“别人的飞地”。

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拉法克·萨伊夫林指出，乌吉两国将近四分之一的陆地边界(超过 300 千米)未明确划分，成为双方冲突不断的重要诱因。但在边界纠纷的表相之下，却是乌吉之间难以调和的“水战”。作为农业大国(尤其是种植耗水作物棉花)，乌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锡尔河、阿姆河等跨国河流的来水量，而地处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热衷建设水利项目，希望通过出口水电等方式增加收入，因此这些国家屡屡发生冲突。

苏联解体留下难题

在中亚，水源紧张是个历史性话题，尤其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周边邻国之间，水资源分配牵动着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谁都有可能为水而动用武力。目前，中亚两大国际河流——阿姆河和锡尔河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供电力供应，

为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提供灌溉用水。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之一，它急需阿姆河来灌溉自己广阔的棉田，而塔吉两国却准备在河上新建一系列大坝和水电站，这当然令乌兹别克斯坦感到恐慌。

乌总统卡里莫夫曾联络同为下游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起“保护阿姆河运动”，反对一切单边破坏阿姆河生态环境的行为，他们担心上游国家的一系列截水计划都会影响到本国的水量供应以及咸海的蓄水量(阿姆河和锡尔河都最终注入咸海)。2010 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遍访中亚各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劝说乌总统卡里莫夫不要反对塔吉克斯坦在阿姆河上游修建罗贡水坝(Rogun Dam)并使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尽管联合国的斡旋起到效果，但乌兹别克斯坦依然疑心甚重，生怕更多的水坝出

现在“生命之河”的上游。

实际上，当初在苏联统一调配下的中亚水网已陷入崩溃，中亚国家围绕水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上世纪中叶，2400 千米长的阿姆河和 2300 千米长的锡尔河及其支流，多数流域位于苏联境内，河流的管理和适应完全由莫斯科一家说了算。结果，两条河流的上游都用来建造堤坝来提供电力，而下游干旱少水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国家计划调度，也不用为小麦和棉花种植的用水问题发愁。可如今苏联解体 20 多年了，政治格局发生巨变，但各国对水资源的需求却没有变化。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跨国水资源协调委员会”(ICWC)以及“咸海国际基金会”(IFAS)进行了多番努力，试图化解危机，但由于这两个机构没有实质性权力，往往也不了了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危机很可能成为国际焦点。柳玉鹏